

看「豐年」廣告， 才得有期盼重溫兒時成長的點點滴滴

桃園縣復興鄉讀者/張秀雲

我住在桃園縣復興鄉。記得小時候，我家屋後頭的山坡上，種有十來株的芭樂樹。從它們開著朵朵白花起，我和弟妹就仰頸守盼到結出顆顆深綠色小球果。貪吃的我們（這群娃兒），時常未到可採食季節，就已等不及，背著祖父偷偷地爬上果樹，像採蜜的蜂兒，以小指甲刺刺看探其成熟度，還留著口水。所以，同一顆果子，往往可看到不少前人留下的指痕。畢竟是小孩，或許判斷力不夠，或許嘴饞，草地上因此常可發現只咬一口即被丟棄的青澀的芭樂物證。有時還會被大人責罵一番，但我們從不知“悔悟”。

芭樂盛產時，一籬筐、一籬筐採收，黃黃綠綠的果實，散發出陣陣濃郁的芭樂香。吃不了這麼多，除贈送左鄰右舍及親朋好友外，還做成芭樂乾及芭樂酒。而芭樂葉更是母親為我們止腹瀉的良方。取其嫩葉，搗汁，加少許鹽，合著開水服之，還頗見功效呢。

在這許多芭樂樹中，其中有一株，高約一層樓，葉子厚大，果實外型較圓，表皮粗糙，凹凸難看，可算其貌不揚。但吃起來，甜脆可口、無子，果實肥美，口感甚佳。全家就稱它為——吃起來像水梨般

的芭樂。

這株芭樂，不但是我和弟妹最鍾愛的遊戲場，也是我們最後的“希望”。因其花期較晚，在其他株早已無果可採時，唯獨它正結實纍纍。它更是我們全家夏夜乘涼、閒話家常的聚所；清涼的晚風拂面、家人聽著蟲鳴，有時還可見數千數百隻螢火閃閃爍爍，點綴整座小山坡，真是美麗極了！。

但在民國69年6月底的一個強烈颱風夜裡，因連夜豪雨致整座後山滑落，我們的家也被崩坍的土石埋沒。所幸全家人安然逃離，但家園已面目全非，雖然我們在舊址重建房舍，屋後也重新栽種了幾棵芭樂樹，但是山坡地已非原來的樣子，十幾年來，我們也一直找不到那株鍾愛的芭樂樹種。

有幸，今年農曆年前，翻閱豐年雜誌46卷第三期，廣告上刊登嘉義民雄有販售此種無核水晶芭樂，欣喜望外，即電告家人，並速電預訂五株。我想，幾年以後，全家聚首再品嚐這“吃起來像水梨般的芭樂”時，每個人一定都會回憶起那株芭樂樹下的成長歲月。 ■